

貴昌。夏碎飛刻



大吉祥。高景順刻



▲相聚是金。劉一開刻

# 金石篆刻 祝福虎年



藝術賞析

在新春佳節到來之際，上海著名書畫家組織得潤研究會藉其會員作品，送上農曆虎年祝福。

得潤書畫研究會成立於二〇〇八年，由篆刻家劉一開任會長，致力於書畫篆刻創作與研究，現有會員藝術家近百人。現選刊部分藝術家作品，以饗讀者。



▲虎·多福。陳少峰刻



▲壬寅吉祥如意。胡健康刻



▲如虎添翼。朱歡笑刻

## 過年那些事

轉眼又將迎來農曆新年。也許是如今年紀大了，感覺日子的流逝一年比一年快。

因為疫情，今年過年，又將無歸人。算一算，今年已是第三個海外沒親人歸來的年。第一年大家都抱持樂觀的態度，認為病毒再猖獗，肆虐一年半載後總會消失的。那陣子，大家都說着這麼一句話：「歲月隨人好，只要人平安。」是的，歲月是隨人的。人好，歲月就會好。那陣子我也是這樣想的，怎料到疫情會持續到今天？且已邁入第三年。隨着變異病毒奧密克戎向全球迅速擴散，之前很樂觀的人也難免嘆息。

想起以往過年，一屋子的人，這是兄弟，那是姐妹，另加侄子侄女，妹夫，姨甥，全自天涯海角歸來，團聚一堂喧鬧得不亦樂乎；不必拘禮，不必認真，小孩說錯話亦沒人怪罪；不小心摔破一隻碗或一個杯子，旁邊會有人提高嗓門說：「落地開花，富貴榮華！」立馬轉換成了吉祥事，這就是過年。吃吃喝喝，玩啊鬧啊，都是被允許的。加之人多好辦事，你洗，我切，她炒，七手八腳，轉眼工夫，一頭牛吃進肚裏還真的不留痕跡呢。這才是最完美的過年，不但有氣氛而且陣仗。哪像平日，蒸一隻雞數度進出雪櫃才能勉強報銷。也沒小孩搶玩具的爭吵聲，偌大的房子終日悄無聲息的，那種寂靜掉在地上都



人生在線 李憶蒼

聽見。我原以為自己很豁達，看得透，常說生兒育女責任重大，更自以為思想進步，總強調調子不需多，長進的，一個已足夠……可是一到過年，進步的思想卻不自覺地悄然迂腐起來，想念大家庭的熱鬧氣氛，想念肥膩卻美味無比的燜豬腳，不禁暗暗神往……

是以，年未到，便計劃着怎樣「拉客」——與妹妹商量着說：「除夕你們一家過來吃團圓飯，然後我們去你家開年……」務必把過年的氣氛搞起來。然後想起母親，過去的那些年，經她一手操辦的年，每一年都過得極有氣氛，卻無關豐年還是儉年。她一心經營的是一個家，並不刻意創新或守住舊傳統。倒是常常會想起父親手寫的春聯，多數是七言的，寫在預先裁好並摺有方格虛線的紅紙上。最讓我琅琅上口的：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是歷史。可在我心中，那是我回家的路上風景，是無法忘懷的——你怎麼可能忘了回家的路呢？

## 甜香焦脆，幻化千蕊



飲食男女 吳捷

我知道兩種人。一種無論油膩甜膩，生冷葷腥，皆山吃海喝，大快朵頤，且胖且食，無怨無悔。另一種視糖、油、脂肪為寇仇，購物時細讀食品成分表，見反式脂肪、玉米糖漿就大皺其眉，棄如敝屣；家中廚房恨不能裝備電子顯微鏡，必欲將浮在湯上、嵌在肉裏的油星兒一一除之而後快。

我屬於後一種人，日常清粥小菜，溫飽無虞的日子裏，並不覺得寡淡。《紅樓夢》的劉姥姥兒會說：「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吹得倒。」然而，不久前家中暖氣壞了。人一冷就容易覺得餓，餓了就更會感到冷，偏逢一年中最冷時節，綠綠的生菜葉、亮亮的青蘋果，看着就令人生無所戀。潛意識中窺伺已久的高熱量、高脂肪食物趁機一擁而上，於眼前幻化千蕊。油脂沸騰了，再加澱粉，有糖、蜜更好。《楚辭·招魂》用美食吸引魂魄歸來，蜜和麵做成餅再加麥芽糖，「秬糗蜜餌，有餼餽些」。枚乘《七發》寫美食，也提到「甘脆肥膿」：甜的，脆的，油脂多的，配以佳釀。啊，想念小時候在北京常吃的甘、脆、肥……

想吃炸糕，滾燙的一塊，油浸浸的。哆哆嗦嗦拈起來，唏噓不已小心咬。薄薄的外層松脆焦香，裹着厚厚的糯米軟黏雪白，最裏面是紅豆沙細膩甜蜜。童年時總把它想像成地球，邊吃邊玩：啊嗚一口，咬開地殼和地幔啦，湧出深紅色岩漿，再一口就是地核，別燙了嘴！

想吃油條，落在油鍋裏就滋滋啦啦的，游離脂肪酸、有機化合物分子雲與霞蔚，爭先恐後鑽進鼻孔。我只見過長長的油條。唐魯孫先生說，早年北平的油條叫油炸鬼，簡稱油鬼，花樣極多，單是夾在燒餅裏吃的就有長套環、圓套環、小套環幾種。梁實秋先生也是北平人，他吃過的燒餅有螺螄轉兒、芝麻醬燒餅、馬蹄兒、驢蹄兒幾種，油鬼有麻花兒、甜油鬼、炸餅兒。「螺螄轉兒夾

麻花兒是一絕，扳開螺螄轉兒，夾進麻花兒，用手一按，吱吱一聲麻花兒碎了，這一聲響就很有意思。」他離開北平後，欲聽其響而再不可得。

想吃糖耳朵，開口笑，江米條兒。梁實秋故居在北京東城區內務部街。民國初年梁實秋讀小學，上學途中經過南小街子，「賣螺螄轉兒油炸鬼的，賣甜漿粥的，賣烤白薯的，賣糖耳朵的，一路上左右皆是。」糖耳朵是麵粉加麥芽糖做出耳朵形狀，炸成金黃後再倒入糖漿。開口笑、江米條兒也都是澱粉（麵粉或糯米粉）加糖後油炸而成的零食。小時候，父母有時買回江米條兒放在桌上，我一會兒去拿兩根，一會兒又去偷一條，轉眼就能報銷小半包。

想吃排叉兒。排叉兒像薯片，薄薄的，表面有小小的氣泡，可鹹可甜，既可以白嘴兒吃，也可以下酒、佐粥。「排叉」，聽起來像冷峻的樹枝，硃硬，扎嘴，所以一定要兒化為「排叉兒」。加一個「兒」字，頓時活色生香，「兒」出黯然銷魂的酥，伶牙俐口的脆，好像「江米條兒」，加個「兒」，海風逐雲，搖曳生姿。

想吃薩其馬，也寫作沙琪瑪，都是滿語音譯，清軍入關後流行於北京。唐魯孫是滿洲鑲紅旗人，說薩其馬正宗的做法是：麵粉、奶油、糖揉成麵條，切成一分多長，過油，最後黏起來灑上瓜子仁青紅絲，一方一方切開了吃。老北京的餡餅舖始於蒙元，清朝開始做薩其馬、甜鹹排叉兒、麻花兒，還有元宵、

月餅、重陽節的花糕、敬神祭灶的蜜供。唐魯孫感嘆，離開北京後吃到的薩其馬又大又厚，拿在手裏好像猴兒吃麻核桃，不知從哪兒下嘴。我吃過的薩其馬是明黃色的長方體，軟、韌、蜜甜，分別包裝在透明塑膠紙裏。早年親戚來北京出差，總會買些茯苓餅、薩其馬，帶回去饋贈友人。

油脂+澱粉=好吃，這一公式放之四海而皆準。美國南方擅長油炸，hush puppy是玉米粉、麵粉加糖、鹽等調料做成小球丟到熱油裏，好像《西遊記》孫悟空在車遲國鬥法，跳進油鍋「翻波鬥浪，就似負水一般頑耍」，炸得焦黃即可上桌。有時我中午時分步行去學校，經過三四家餐館，長風萬里，郁郁菲菲，全是油炸的香味，不禁心思活絡，算計着改行開餐館。

小時候天真未鑿，食物只有好吃、不好吃之分。如今眼睛已練成照妖鏡，看什麼都是化學成分，最安慰靈魂的「甘脆肥膿」都成了「腐腸之藥」，更何況很多東西吃起來都已不復當年滋味。劇作家齊如山先生曾嫌台灣的油條不夠脆，回鍋油條、老油條也不是味道，焦硬而已。梁實秋說，燒餅油條其實無非脂肪澱粉，但吃慣了的人即便在海外多年也不能忘情。何遜忘卻春風筆，曼倩天涯猶未歸，所以望梅止渴，畫餅充飢，尤其在年節之際，思念遠在另一個時空裏甜香焦脆的食物，以及融融洩洩的親情、氤氳氳氳的氛圍，雖然它們早已煙消雲散，或面目全非。



▲甜香油器是必不可缺的賀年小食。資料圖片

## 當口罩變成新春手信

牛去虎來又一年。誰料這第五波疫情來得又快又急，港人在這個春節聚會吃團年飯成了奢望。

回想二〇二〇年初，鼠年春節，疫情初起。不得不說，那時香港的疫情預警做得相當到位，很多人早早戴上口罩預防這不明肺炎。猶記得返鄉過年前留意到香港市面上已有很多地方口罩售罄，於是飛回去那天，順手在機場的藥店一口氣買了三盒口罩，當了一回「口罩代購」。落地入境時，關口已經提升了衛生檢疫要求，然而全程戴口罩的只有我一人。父母來機場接我時，趕緊也給他們發了口罩戴上。當時他們還笑我小題大做，誰知兩天後，武漢便宣布了封城。

那個春節，是我最後一個「自由行」的春節。那時候，家鄉大部分地方已經買不到口罩了，我把帶回去的所有口罩都留給了家人，還給親戚朋友也分了些，總算能應急。隨着疫情發展，眼見香港隨時有可能控關，我只好改簽機票，提前返港。和父母在機場的合照，三個人都帶着口罩——父親是藍色的外科口罩，母親是比較立體的白色口罩，我戴了一個防護最強的N95口罩。

回家一周，匆匆離別，鄉愁成了摘不掉的口罩，縈繞至今。去年春節時，在朋友家打邊爐，大家還許願，下一個春節可以返鄉，或者外出旅行。可惜疫不遂人願，更在臨近春節時殺得人措手不及，大家在元旦節放棄了回家、外遊的所有計劃，又開啟了「家裏蹲」模式，積極防疫抗疫。

年宵市場又取消了，年夜飯也隨晚市禁堂食告吹，政府更呼籲市民盡



HK人與事 阿薯

量待在家裏，減少跨家庭聚會。又一個疫下春節，或許「習慣已形成自然」，多了幾分從容不迫。網購下單買年貨、年花，總能讓家裏多幾分年味。

開在銅鑼灣鬧市區的口罩店，新年到來之際也推出了很多年味十足的新春口罩。紅底、祥雲，有老虎仔，寓意虎虎生威；麻將牌創意排版，「發」字居中，討個旺財好意頭；也有仿街招霓虹燈廣告牌字體的「花開富貴、新春大吉」拜年款，以及福字牛字交替出現，預示「福到了」、「牛轉乾坤」的祝福款。雖然家裏還有很多沒用完的口罩，還是忍不住買了一些新春口罩，打算在新春那陣子，告別藍白雙色的普通口罩，給新年來一點屬於春節的顏色。

同行友人也買了一些孩童款的新春口罩，打算作為手信，送給「收留」她在港過年的同事。她的同事去年剛做了媽媽，本打算今年帶實實返鄉見見素未謀面的外公外婆，誰知，這祖孫的相見，又要推遲。

深感安慰是疫下這兩年，香港電商及跨境物流真的便利了不少。不但能買到各類應時應節的商品，就連家鄉味道，也能很容易地「經典再現」。網購平台下單真空處理過的家鄉特色食品，一兩天運輸抵港，便能安撫下肚子裏的饑蟲。三四個家鄉天南地北的老友打算各自帶些秘製家鄉菜，貴州的脆哨，雲南的包漿豆腐，桂林的米粉，再來點新鮮文昌走地雞，輔以丹東大草莓，北京糖葫蘆，也是別具一格的團年飯了。

或許可以期盼，下一個春節，真的能吃一口爸爸炒的菜，喝一碗媽媽燉的湯。



如是見我 天愛

每次抵達一座新的城市，我都會迫不及待地遊覽一番城中的博物館和舊書店，因為它們是一座城市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和思想精華的集中展示。在歐洲的老街或者老城集市附近，稍加留意便能發現幾個低調的古董書店，它們大多狹小昏暗，裝飾老舊，空氣中可能還有塵埃瀰漫。而書店的主人往往是一位看上去性格不太隨和的老者，是神秘文學的收藏者，對來往的顧客和遊人偶爾展現熱情。

在海德堡讀書的時候，我最喜歡的一家古董書店便完美符合了上述描繪。巴爾扎克把塞納河兩岸的舊書攤形容為「吞噬了巴黎詩人、哲學家與學者的地窖」，而海德堡老街上這家叫做「Antiquariat Hatry」的書店更像是一個可以進行尋寶之旅的文藝博物館，在這樣擁擠的古董書店中和閱讀書籍是能收穫意外之喜的探險。在學校圖書館寬敞的閱覽室裏讀的書往往是因為我必須去讀，而在書店裏，閱讀只是為了令自己愉悅。各式各樣的書籍以一種超乎想像的方式密集地佔滿五層樓的空間，每一個樓梯轉彎處的地板上都有堆積成山的

## 古董書店

畫冊，像古老的山脈。從十九世紀開始，海德堡的出版社便開始塑造這座城的文化和文學生活，世界上第一位旅行圖書出版商卡爾·貝德克也曾在這裏從事出版工作。我時常在這家書店翻閱到一些早年出版的旅行文學筆記和文學評論類作品，堪稱奇書孤本。除此之外，我也曾意外地翻找出一些唐詩宋詞的德語譯本，曉有興致地窺探一番德國漢學家對中國古詩的理解和闡釋，感到別有趣味。這類書籍很多出版於上個世紀中期，當時的中德文化往來遠不及現在頻繁深入，不知那個年代的德國讀者在閱讀中國古詩詞時作何感想，或許就像我年少時接觸外國名著一樣，懵懵懂懂地踏入了一個新世界，一步步拓寬着自己知識和好奇心的邊界。可以想像，在那個資訊傳播並不迅猛的時代，書籍承載着怎樣重要的使命，世界的廣闊、文化的多樣和種種無法親身經歷的冒險都被鑄刻在小小的紙張上。一本又一本厚重的書籍堆積在一起，即使是蒙上灰塵，也讓這間樸素的書店光芒萬丈。

在亞洲的大城市裏，人們似乎很難和老舊的二手書店邂逅。不論是在北京、香港還是東京，街頭可見的書店總是整潔明亮的，像是一個個光明的島嶼，裏面陳列的書籍包裝設計美輪美

奐，如海灘上一顆顆閃耀的貝殼，放眼望去令人感到心情愉悅，卻又少了些神秘和驚喜感。而技術的變革讓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了電子書的懷抱，同時擠壓着實體書店的生存空間。我始終認為書的內容比形式更重要，文學世界可以在任何一個空間被搭建，當然也包括虛擬空間。但是我依然是紙質印刷忠實的愛好者，我也喜歡舊的東西，就像舊書和古董書店，在這裏人們能探尋到一座城市連續的記憶和積聚的文化情感，昨天的世界和今天圓滿地結合在一起，每一個角落都堆滿故事。

於我而言，海德堡的舊書店是我可以暫時逃避煩擾的避難所，它不僅是海德堡這座城市的文化展示、一個古典與現代出版物的保存所，更是一個微縮版的宇宙的模型，包括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伊麗莎白時代的十四行詩、東非大裂谷、希臘宇宙和北極星。我們的靈魂需要的生存空間比身體所需的大得多，當我推開這件狹小書店的玻璃門，我的靈魂便進入了一個奇妙廣闊的世界，跟隨深深淺淺的文字一路探尋到文明的深處。

古董書店的意義在哪？或許，我們只需要一個安靜純粹的地方供我們在文學和歷史裏神遊和冥想。